





古今人物論第四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孔子

司馬遷 漢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  
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  
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  
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評 班固譏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彼其列夫子於世家置  
黃老於列傳固之言豈其然乎



孔子

杜牧唐

天不生孔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  
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  
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  
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  
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而爲九曰博而  
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  
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煉丹砂爲黃金以餌之晝日  
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  
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國闢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  
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  
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筍脯麩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  
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  
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  
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禍倘不生夫  
子紛紜冥昧百家闢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  
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詞是楊墨駢慎  
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  
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



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

韓吏部云

孔子誅少正卯辨

陸瑞家

孔子爲魯司寇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予嘗疑其事旣而深惟焉果可疑也蓋昔季康子之間政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夫子親折之曰子爲政焉用殺豈有已爲政未滿旬日而卽誅一大夫耶

孟子曰今有王者作焉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子王者之師也斟酌禮樂和于陰陽不教而殺斯爲虐矣豈王政乎舜去四凶也以四凶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所謂求其生而不得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然堯在位數十年而不行誅必待舜而後誅聖人爲政殺非所先也審矣堯數十年而不誅四凶曾謂孔子七日而誅正卯乎縱欲誅之抑何驟也聖人如天地於人何所不容宰予之欲短喪也切責之而已冉求爲季氏聚斂使門人鳴鼓攻之而已重絕人也他如互鄉南子之類猶未嘗無誨焉而欲人自遷于善甚廣也正卯旣爲魯之聞人則亦非不可以教誨懷者何至遂絕其遷善之路而使



之物論  
之首身異處邪時至春秋大夫之亂政者比比皆是在魯則有  
僭八佾之季氏舞雍徹之三家囚主君之陽貨此則奸雄之尤  
者聖人爲司寇正刑明弼一正父母之邦則當自奸雄之尤者  
始矣尤者尚緩而不誅誅者可疑而不緩兩觀之鬼不亦有辭  
于孔氏哉陳恒弑其君告于朝而請討聖人固未嘗廢殺也然  
一請于君再請于相君相從之則上請于天王也必矣今正卯  
未有弑君之惡不告而誅又不嘗專殺大夫矣五伯不爲而又  
聖人爲之乎凡此皆涉于無理故可疑而不可信大抵左傳家  
語國策諸書文雖足取而寔出於刑名浮誇者之所以自托故  
如子貢之辨宰予之死皆妄誕而不足據蓋欲毀孔氏者爲之

也不則視聖人過高以爲聖人政事亦必風馳電掃駭人耳目  
故附會其事以眩惑後來耳予之爲文于古寓言之類亦嘗稽  
取證引然大抵藉之以發理道箴世疾非決其實有此事也吁  
孫武列陣而美人鳥攘直行師而莊賈戮兵家懲一警百不得  
不爾然實季勦欲仗胥立威之習也聖人之兵如時雨有征無  
戰况政乎又况孔子乎然則正卯之誅蓋斷無其事而不必疑  
也

夾谷之會

席書明

孔子相夾谷之會仲由毀強僭之都衆皆頌之而有識者疑焉  
夫經有不俟傳而可考者夾谷之會郈費之墮是也兩書平會



之後而繼以齊來歸田則齊田之歸歸以平也不平則不會不  
會則不歸也兩書圍郕之後而繼以墮郕及費則郕費之墮墮  
以叛也二邑不叛二氏二氏亦將資爲保障而不墮也三傳乃  
謂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人悔過懼歸魯田仲由爲季氏宰將墮  
三都於是叔孫墮郕及費謂茲二舉皆出孔子仲田之謀也是  
果然哉大凡兵生於怨怨生於所不平也齊旣平矣胡自復有  
萊兵之劫哉古之君子固有從容談笑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  
傳載夾谷之會齊出萊兵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視歸乎齊  
侯說以十數餘言且曰而不反我汶陽田罷享禮誅侏儒目動  
神怒殆類曹劌齊柯之盟樊噲鴻門之會於聖人氣象大不槩

也自左氏作之公穀附之儒者從而爭頌之曰仲尼一語威重  
三軍信非大聖人不能也是豈惟聖人哉其在春秋戰國藺相  
如申包胥鄭子產蘇秦張儀李左車酈食其之徒皆足以優爲  
之矣豈惟聖人哉二氏欲墮二邑移辰墮之子嬰氏不欲墮成公  
圍之而不克也以此見進退不在公而在三家也而謂由孔  
哉郕費克而成不能克何孔子長於郕費短於謀成也臣舉之  
則易君舉之則難孔子仕魯豈仕君而臣是助乎三家季氏最  
強孟氏最順未見行於強者斯易行於順者卻難若曰有能有  
不能聖人之化未足神也所謂聖人者固將異於人也墮郕費  
而至於命將帥師策已下矣費人入及公側計已踈矣仲尼命



申句須樂碩下伐之而僅免功亦卑矣斯亦無異於人也夫子  
 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聖人若果用魯成人不服固  
 將明分義以諭之也諭而不來將唱其罪以討之乎將輕千乘  
 之主犯矢石以圍之乎既圍矣夫子曾不出一奇策擒處父而  
 誅於兩觀之下至無功而還威亦褻矣後之人見圍成無功諉  
 之公也向使成叛孟氏孟氏帥師墮成必不重勞魯公之圍也  
 後之人追見圍成之事不以歸孟氏而以歸仲尼多見其因成  
 敗以附人也且曰墮曰圍皆非有道時事也苟以墮都為功夫  
 子同於用魯之年既專墮都之功當服圍成之咎儒者不究所  
 從功則歸於仲尼過則歸於魯定設令仲尼再生必不誣功於  
 已假曰圍成之時孔子去魯其與史記所載孔子十四年為魯  
 司寇季桓子歸女樂而後行其事未合可盡信哉其諸好事者  
 見吾夫子備帝王之德不得一日小試其政故借夾谷之會以  
 神孔子之功而不知所以尊夫子之道也或曰夾谷無孔子墮  
 都無仲由乎曰謂有孔由可謂出孔由不可曰孔子之仕如斯  
 而已乎曰此正不必出孔子也事不出於孔子奚害為孔子仕  
 哉今夫濟人者舟也非天也有欲誦天之功者曰天也非舟也  
 以夾谷之功歸大孔子之聖奚異指舟之功為天之功哉正唯  
 不知天也

夾谷後

席書明



自有夾谷之會尊孔氏者皆曰孔子拒強齊伐叛費文事武備於此見之魏乎大哉是豈知孔子哉孔子所以師萬世者豈惟此哉立言者將曰孔子悲鳳麟之不至作文教以弔天下後世之人懼天下後世謂我夫子周于文德缺于武事不足以絕古今重尊仰也故為斯言使凡世人知我夫子具文武之全材誠帝王之師範也不知孔子之大豈惟此哉今夫天日星之布其文也雷霆之威其武也天之大豈惟此哉其在聖人武固一藝文亦一藝孔子聖人也譽孔氏以文武將以孔子為文人乎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所謂多能已非孔子之極者况以其一而狀之哉居孔氏之門以好勇名世者曰子

路以文學名科者曰子游子夏設以武人而曰子路以文人而目游夏三子者固將怫然不居矣而謂孔子居之乎今必以文武而贊孔氏欲尊之反卑之欲大之反小之也尊孔子者以道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道在舜禹揖遜傳受道在湯武牧野鳴條易地皆然夫豈二哉道即太極太極即萬變而無外孔子太極也所謂文武者固將一以貫之矣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所謂文者道德之文也非文武之文也後世呂孔二紀文武兩途且謂孔廟曰文廟正以所謂文武者當之矣道之不明其有自矣文武果足以名聖秦漢而下英傑之君固有武戡禍亂文致太平其臣之出將入相者徃徃有之矣豈必



孔氏哉斯諫也作於左氏附於漢儒後人因而尊大之也左傳  
附載誣姪禍福家語儒行諸篇皆語孟所不道者以彼之謬質  
此之疑不可一二盡信之矣設或有焉愚既陳於前矣固不足  
以盡聖人也左氏公穀數君子者未聞聖人之大道其所侈大  
之言則亦不足試也已

閔子

蘇轍宋

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  
弟亦或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  
夏仕魏弟子之仕者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  
氏宰其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  
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  
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  
者乎望之汪洋不知其遠即之浩汗不知其可其舟如蔽天之  
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虬而不驚若夫  
以江河之舟楫為跨東海之難則亦千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  
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廢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  
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  
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  
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  
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



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子貢

蘇洵宋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可以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討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無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腋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腋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腋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



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襄王舉兵誅諸呂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評 代子貢說高鮑大是一策老蘓亦辯士哉

子貢

王安石 宋

余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者之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脩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則脩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



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伯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更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與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攷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鐘之祿也何以憂患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為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亾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甚具子貢雖好辨詎至於此耶亦所謂損其甚具者哉

評 辨子貢說列國之事皆傳者之妄聖門師弟心事始白

宰我

蘇轍宋

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乎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瞰止爭政闕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



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弟至於如此豈不爲孔子惜哉

評 宰我既與田恒作亂田恒既得志何誰族宰我此可以破後世之惑獄歸瞰止無容喙矣

子賤碑記

賈至唐

清淨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繹微旨而徵遺論何先生道蔚其威蕤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殷其如雷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凌遲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號于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強正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

處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爲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舉事問吊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掌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惜君之理小子期間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有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服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於單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苔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



政息哀哉

澹臺滅明

寓公堂記

胡纘宗

明

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魯齊之境中國之士峻拔自殊者大抵皆其群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夷擯然言子子游躬跋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宰武城所自與以爲得人者曰澹臺滅明東游而寓吳今吳有澹臺湖及其墓是也夫子游孔門高弟也其所與卽孔氏之流也夫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氏殆親及孔門者乎夫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陋焉而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游而樹其風聲其遺踪故趾千載而下使人有慨焉嚮注之際人知子游之開源於吳

而孰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吳故有學道書院專祀子游而澹臺氏無聞焉某忝守吳旣復道學書院爰因佛廬之費者復剏金鄉書院金鄉固子羽之封也中爲寓公堂肖子羽像而嚴事焉復得宋賢之寓吳者曰尹和靖焯魏鶴山了翁遂用祔之旁列書舍以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劘焉庶仕者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

孟子

皮日休

唐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曰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者必戾乎經史又戾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



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籍光乎百代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揭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

評 莊列不得並孟子大是有功吾道

讀墨子

韓愈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汎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衆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欲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反讀墨

黃垆宋



墨以尚同兼愛右鬼非命尚儉爲本仲尼賢賢惡惡褒貶是非尚同乎哉仲尼尊君卑臣坐父伏子內親外疎別遠近以歸一本兼愛乎哉仲尼不語亂神又不對弟子問鬼神事右鬼乎哉仲尼教人遷善背惡曰性相近習相遠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非命乎哉仲尼曰儉則固又譏晏子祭先豚肩不掩豆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非中制尚儉乎哉墨之道與儒者相戾甚矣使其人不爲夷狄禽獸難矣哉或曰韓愈云墨與儒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治心教人奚不相合如是何謂也對曰誰不克是堯舜非桀紂雖童子婦人聞堯舜喜桀紂罵自然之道也顧其道何如耳小堯舜而大異端又云以非道治心教人其能歸於正乎儒道之正者也墨子反是墨必戾儒儒必譏墨不譏不戾不可謂之儒墨

讀列子

王世貞明

莊子語多引列子或曰傳會之書也此殆不然其持論無以大異莊子其叙事裁而揆辭法則似勝之獨所稱化人見周穆王與西方有聖人語為瞿曇氏之學者往往相引以重至謂其教嘗已行于中國而秦廢絕之噫亦謬矣余謂列子中所載二事與關尹子之言皆非舊文儒而瞿曇學者陰益之

莊子

黃庭堅宋

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鷓鴣之大鳩鷄之細均爲有累於



物而不能逍遙惟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遊物之不齊  
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  
心窺券之外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  
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因論以爲命其不  
中也因論以爲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也  
矣故作養生至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  
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彼挽也故來  
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嘗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  
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  
哉子得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  
師可以爲衆父者不可以爲衆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  
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  
糝糠據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剥斯文稱由莊周  
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齊物之書緝緝以  
至今悲夫

評 有味乎莊子之言也

莊子

劉 玉明

莊周自處夫才不才之間周之學縱橫之變也求所以自全於  
衰亂之世爲之計曰才者禍之媒也吾且以不才然山木以不  
才而全而主人之鴈以不善鳴而烹是不才者有時而窮也於



是過爲之計曰吾將處乎才不才之間而不知才不才之間亦將有時窮也天下之事變無窮而禍福相倚不惟不可計而亦不必計蓋禍福之來天也而處之者人繁霜零野則弱草先萎朔風吹林則危枝易折然培其根則亦安往而不茂斲其幹則亦安往而不摧故君子之於禍福處之以道而不之計焉不求其道而過爲之計則狂惑詭亂不知所底若周之爲是已且周信以爲人之才者必禍不才者必禍而才不才之間必不禍耶此大惑也才者有才之禍不才者有不才之禍才不才者有才不才之禍玉以貴而磨石以賤而琢龜以靈而灼蛇以毒而誅然土壤之易亦苦於耕鋤魚鱉之微亦斃於網罟是將以其才

而然耶將以其不才而然耶故禍不禍無所容心才不才無所用智而君子不計焉必將計焉則無寧二者之爲愈矣何以言之逐北之師則才者以先而克敗北之師則不才者以後而免是果禍乎哉當夫戰不戰之際而用乎才不才之間將以間之則知者不用不知者不足用而知不知之間者用將以餌之則勇者不用不勇者不足用而勇不勇之間者用是果不禍乎哉故觀之天下干莫以利全鉛刀以鈍棄而剉折者率尋常之器梓杞干雲霄萌孽長風雨而耗於斤斧者率尋常之材蓋昔人嘗有挾重貲而浮於海者聯二舟而中處之私爲之計曰吾且相其左右而惟其便之趨然維絕舟解左右固無恙而是人者



溺馬嗚呼計禍福而必處於才不才之間將無與是人類乎故  
吾以爲才者未必禍不才者亦未必禍而才不才之間者未必  
不禍然君子則不之計而惟道之從當可用則才不可不勉孔  
明之鞠躬盡瘁是也當不可用則雖才不用蘧伯玉之卷而懷  
之是也審於義安於命又何必拘拘翦翦以處乎才不才之間  
也哉

評 處夫才不才之間周意耶非耶

莊子

陸 粲明

莊子之文爲其學者所謂要言妙義也然吾有感焉夫知道者  
不言道其不得已而有言也一二而足矣凡莊生之論其大旨

不過數端是一簡者足以盡之而多言何爲哉彼其數數然著  
曰我能知之者然則淺矣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若莊生者吾  
取以備異說焉謂無叛於孔子則妄也或謂嘗言孔子之說昧者  
勦入之今觀其書誠然然而昧者誰與非莊生之徒而誰爲之  
彼以李斯之罪罪荀卿則彼信信然吠於孔子者之惡莊生何  
逃焉謂夫列數諸小道而不及孔子云以尊之者尤非也馬醫  
夏畦之徒之無敢與吾君父匹也愚者知之呼若人馬與之坐  
而無及吾君父曰吾以尊之也則人笑之矣孔子者若天然不  
俟贊也夫贊天者贅矣又惡用夫信信然吠者之尊之哉彼謂  
莊生之文有中乎其志而取之可也并與其嘗言孔子者諱之非



也

評 以李斯罪荀卿則以莊子之徒罪莊子似亦無辭

荀子

王世貞明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抵多憤嫉過中之旨則豈唯小疵已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誠有味乎有言之也夫誠者直實不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徹上下語也宋儒舉而非之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如以辭而已矣孔子之告哀公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其爲荀氏語也宋儒當復舉非之曰是天親而外鑠也是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戾失序也宋儒之好刺誹古而顯其尊若此又莊子之

言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夫無所逃於天地亦已過矣宋儒復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也人也寧無纖毫乎哉堯崩四海若喪考妣必堯而後若喪考妣也父不慈即瞽瞍爲吉甫若晉獻者逝而子可無慟哉

魏文侯

蘇轍宋

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被儒者服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以侵暴鄰國至



孫惠王藉祖父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 伍員

司馬遷漢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羨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業亦不可勝道者哉

### 伍員胥山銘

盧元輔唐

善父為孝記曰父仇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爭臣不失國當抗于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為未宦臣在奢為既壯子坎墮伏節乞師于吳軍伍丁寧五戰至郢先哲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為大羨孔子立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超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刃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錮鏤之賜竟及其身

### 伍員

何子晷明



伍員將兵伐楚五戰入郢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二百然後已  
子胥此舉能報父之讐矣而君之讐亦不可不報也辛建故楚  
太子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以為君矣鄭弑其君則我與鄭亦  
不當共戴八者也豫讓之於襄子亦猶子胥之於平王也挾七  
首入塗也欲得其肉而鬻之則報君之讐亦當如報父之讐  
也而子也鄭乃不一問何耶彼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之  
師迅奮震蕩威疊乎遐邇當其衝者魂驚膽碎直擣郢都如風  
掃敗葉以楚素號強敵且莫能支如此矧區區瑟縮骸骸之鄭  
乎其勢易于豫讓多矣子胥誠當此時反旆而西鼓其伐楚之  
師而為問鄭之舉吾知鄭之君臣將延頸待罪甘心而服斧鑕

我之於君父之讐可脫腕而兩報之矣何謂勢不可哉或曰此  
非子胥之所得專也所以號令而驅使之者闔廬也子胥雖欲  
報君之讐其將遂乎噫子胥亦不欲報君之讐耳如子胥欲報  
君之讐而言之闔廬必從之而伐鄭矣何以知之鄭黨於楚而  
踈於吳非有婚姻之雅手足之援固闔廬之所不厚者也闔廬  
擊楚將子常而鄭匿之此尤闔廬所甚忿憾而不平者也忿憾  
不平之心既存而又人從而鼓之如蓄火然人則風之則其發  
也必暴而不回子胥為闔廬肺腑之任伐楚則隨之矣復何吝  
於鄭哉於楚而勝之矣又何憂於鄭哉嗚呼此忠臣義士所以  
不能不深為子胥惜也吾觀子胥之自勉與其兄之勉之者固



專在於報父之讐而已然其亡也不之他國而之宋以佐太子  
建而奔鄭建遇害於鄭則又與建之子勝奔吳迫於昭關而不  
忍棄並耕於野者五年而不忍離則其心亦曷嘗一食肯忘君  
哉而歎不報君之讐也方昭王之出奔也楚之宗祀無人夫子  
胥能盡縛芊氏之族而碎于刃乎能盡挈全荆之版圖而歸吳  
之囊橐乎殺乃公者平王也至若建則故楚太子而子胥所視  
以爲君者也建之以讒去國人蓋嘗悲之矣今其子勝存焉使  
子胥而立勝國人其有不願戴者乎夫如是縱闔廬不聽吾伐  
鄭而吾得與勝圖爲後日之舉亦未爲遼矣此心昭昭無負君  
父爲申包胥者安能有辭以責我爲秦哀王者又安能以兵我  
哉何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之從沛公蓋欲爲韓報讐也子嬰  
誅而成王立則復辭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忘故主之  
象而功名次之子胥能若是乎則又可以塞宰嚭之口卻獨鏤  
之劍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兵  
哉子胥既死勝歸楚欲伐鄭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卒  
之自刎山林棄骸無掩豈不痛哉噫子胥既不報君之讐又不  
立君之子是以既不能保己之身而又遺勝之旤夫差固無顏  
以見子胥也子胥亦何顏以見太子建哉

評 報父讐則是忘君讎則非僅見此作

伍員

陸一 祭明



楚平王無道其臣伍奢以諫死奢之子曰子胥者奔吳得其政卒以吳破楚入郢於時平王死矣發墓鞭其尸走其嗣君楚幾亡嗟乎君臣之變一至此乎當是時周衰甚矣晉爲盟主亦孱焉不自振故使一夫恣行而莫之問也苟時有桓文之君舉義以行霸則子胥者其誅首與公羊子傳其事而曰父不受誅子復讎此爲敵以下言可也非所以論於君臣之際也夫苟至於君臣之際未有可以報復言者也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一也父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分也不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命也吾爲臣子之不幸也死之可也逃之可也怨吾且不敢焉而何有於報復哉夫伍氏者非楚之世臣乎自參若舉以來立於其

朝也幾朝夕矣一不受誅而幾亡其國人臣之義不如是也故奢之被戮崇君尚歸死焉父以君死子以父死死正也雖子胥之成功吾以爲不如尚死之之安矣雖然父兄併命焉已又繼之一朝而尸三雋猶無益也故爲子胥者亦逃之而已矣擇遠國而自託苟以庇身存其胤嗣寢苦枕塊沒吾世而無怨言焉其可也率讎國以伐之覆國都而迫其君以瀕於死又無禮於亡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于時昭王奔鄭鄭公辛之弟以父怨將弑王鄭公止之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舉斯言也足以蔽子胥之罪矣方子胥自楚適吳以策干僚而光沮之子胥知其心因進鱗諸馬窟室之兵魚父之劍



尸之者子胥也夫畜老猶憚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讎之急  
乃不難於教人以弑君乎於吳則操刃焉於楚則鞭尸焉一人  
而讎兩君何其悖也夫其好勇而未仁有匹夫之節而無儒者  
之道是以猖狂至此與夫屬鏹之禍世皆悲子胥之不幸然吾  
以爲雖無是子胥猶不免何者以人臣其心其君固天所不容  
也雖然子胥之伐楚也謂夫身有父兄之讎也孝而非也其以  
諫死也謂夫君有先君之讎而不可忘也忠則至矣彼視其君  
有先君之讐而忘之而安坐以食其食徒爲高談以眩世也者  
其衣冠語言儒者也而中實匹夫之弗如也彼又子胥之罪人  
哉

評 深責子胥末意必有所指

伍大夫贊

王世貞明

唉哉平乎不父不君壯哉胥乎能子能臣孝憤俠烈宮郢乃伸  
明哲沉幾沼吳益神雖然忠之餘足以鼓江濤而不能回其主  
智之先若盾箸龜而不能保其軀要其心蓋以吳報父以身報  
吳使歿者不愧存者不孤嗚呼丈夫

評 要其心數語文簡意婉千古所未道奇哉奇哉

伍員

郭子章明

世之諫員者曰平王雖暴猶君也員父子兄弟北面事之入郢  
鞭屍申包胥所謂無天道之極者不忠又曰父奢自是來召尚



往員逃脫漁父不舟員已失成敗難逆覩不若尚往之為孝也  
故伯嚭諛曰員父子不顧而吳王聽以死員嗟乎是伍員之所  
以忠且孝也何以說也古無道君孰與商紂然不過兇殘淫恣  
未至有弑君殺子事周家世世臣商雖虎讒昌囚終釋姜里未  
至有父兄深仇而殲之宣室首懸車軫後世曰武王誅獨夫不  
曰弑君平王視紂何如哉餓靈王弑子比取建婦而棄其母子  
并及奢尚皆紂未有之惡也在羊氏則為弑君之賊在伍氏則  
為不共戴天不反兵之仇夫員君之惡賊於紂而員家之仇深  
於周紂可誅則平可鞭其不忠於平也乃靈王比建之忠臣也  
其不以死孝也而以不死復其仇之孝之為大也故曰棄小義

雪大耻令員從奢尚俱死則螻蟻故不忠不孝亡足以讓員愚  
獨以讓員不智員有可以善後之策者三而員不知焉其上也  
當吳兵入郢時平王鞭矣父兄之仇復矣員閱不哭而跽辭吳  
王曰員所以忍死不與尚俱滅者為殺父者未報也而今伏王  
威僂仇人以瞑父兄目員願畢矣將從父兄於地下是程嬰所  
為死於十五李之後以報杵臼也而員不知也其次也昭王出  
犇曰白公在吳太子建嫡子也借吳之威力帽伏楚人而號之  
曰故太子茹寃以死而其嫡存且強當立以續芋氏祀以吳之  
威勝之親之強而輔以員其誰敢不從身為楚相而又有存孤  
之名是張留侯所為借楚之力破秦以王韓成也而員不知也



又其次也郢蹇吳伯仇復功成吾何負於夫差而備越之諫不聽伐齊之諫又不聽則惟有挈妻子走湖海而已是范少伯所為號鴟夷而張子房所為赤松遊也而員不知也而竟以讒死員何智於謀吳而不智於謀身也語曰目睨毫毛不見其睫員之謂矣善乎父奢之言曰員劓戾忍詢能成大事惟能成大事故忠且孝而惟其劓戾忍詢也故卒歿於禍也知子莫如父然哉然哉

評 智於謀吳而不智於謀身千古名言

子胥

楊循吉明

夫子胥之入郢而鞭平王之尸者非也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

之父兄雖賢平王之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獲罪于君也有懼而無怨有愛而無報由子胥言之則平王父兄之讐也而不知平王不可以為讐也父兄親也平王尊也臣與子同也一恒人殺其父兄則是讎也以君殺之非罪則命焉是不幸也非讎也故于父兄也有痛而已矣于君也有懼而已矣君不疑及之而欲任之則不敢逃也君疑及之則逃也逃之於山野也非逃之于怨國也蓋終身自匿而不敢有怨言焉吳與楚世讐也子胥逃之吳其心專欲報楚也然吳勝則楚亡楚勝則吳亡而子胥無與焉是子胥專一己之利而不顧兩國之害者也於吳也似忠而詐於



楚也似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者其子胥乎且子胥之父兄以諫死者非他焉為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父兄之故而以兵入郢是欲忘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忘之非其父兄之志也况均於常為之臣者乎雖以父兄之讐而忍于忘君之義然吾謂不至于鞭平王之尸也雖然釋怨國而從之又引兵而入之又迫之至于郢則子胥之心見矣然則鞭平王其事不可謂遂無也夫天下之賢子胥者豈非以其能忠于吳國耶豈非能以諫死耶若其非賢誠不能然吾獨惜其初之輕為吳臣也雖然子胥之於伍奢則孝矣於夫差則忠矣豈可謂非賢也哉

評 吳勝則楚亡數語似有可疑當是時使楚勝吳子胥能

獨存否耶

伍子胥論

湯聘尹明

先輩之論子胥者有曰子胥逃楚不於山林江湖而於其仇國又引兵而破楚入郢彼父兄以諫死非以楚社稷故乎而忘之也而忍仇諸而忍喪諸乎湯子曰此非所以論子胥也以君殺臣固何仇之敢言若奢無罪而見殺又并召其子而將使無遺育則胥之仇之也又誰曰非道乎吾聞奢之策其子也曰負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將必不來是奢既以報楚期其子矣尚亦一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是



父以報楚激其窮也有如子胥而能隱忍抱痛於山林江湖間乎且子胥始而逃楚非遽適吳也以太子建在宋而往從之宋有華氏之亂而與鄭殺建也而彼與其子奔吳使建而無死子胥必將終其身奉之以君臨楚國以誅楚之不當立者耳臣吳而謀楚豈胥之本心哉昭關幾陷虎口江上幾餌魚腹而中道乞食幸免於鐘跋涉山川惟父兄之故而何忍不報也然則郢都破而仇復子胥之願畢矣何以不去吳而卒死於屬鏹曰始也借闔閭之武以報父兄既也竭忠貞之力以報闔閭生聚教訓之慮天與弗取之諫其盡忠於夫差者乃其酬德於闔閭而報闔閭亦以報父兄也賜之死則死浮之江則浮曷嘗以一身故而懟吳哉故入郢之後吾庸以見子胥之能子屬鏹之死吾庸以見子胥之能臣求忠於孝斯言也信不誣矣惜乎戮君之墓實有過焉以來天下萬世之多口

評 讀此章可爲子胥痛哭報闔閭亦以報父兄更爲妙論獨不滿其戮君於墓所以維名分也

夫差報讎辨

張鳳翼明

夫差報越王之讎春秋削而不書傳者曰聖人以為常事而不書也或曰春秋無義戰而書者屢矣夫椒之役復父讎也庶幾義矣而不書者史之灑爲報書也不報則不書聖人因史之文而不改也予則曰不然九世之讎可謂遠矣桓公復焉春秋大



之甚矣聖人之重報讎也而何獨遺於夫差或者曰謂其夷而外之也不知春秋之作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復讎之事中國之所難聖人將進之不暇而胡爲其外之也蓋永終知敝聖人之訓也鮮克有終恒人之致也方越王之棲會稽岌岌乎殆矣當時能斷之以義而直拒其行成則雖有范蠡無所施智越必亡矣義之得也當斷不斷反爲所謀乃以流連荒亡之吳而待臥薪嘗膽之越遂令麋鹿遊於姑蘇之臺而吳且爲沼復讎之義果安在乎悲夫始不能知其敝而卒不能有其終是吳之亡不亡于吳亡之日而亡于越亡之時暫勝而終蹶雖謂之未嘗報讎可也善報讎者必計人之終不能

我報而後可以報我之讎不然寧隱忍焉此圯上老人之說也此子房之所以卒報韓也夫差不亡越人之殺而父可謂義矣少舒其忿而遂亡之乃忍隣其不共戴天之讎是可謂報乎伍員固報讎人也行成之事無所事員其非真能報讎可知矣語云爲德不卒其殆夫差之報讎也春秋之所以不書意者其在茲夫

評 報讎而不能終報非真能報讎足蔽夫差之失

范蠡

蘇轍 宋

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紹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



者而陸遜之於孫權高顯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伎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爲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范蠡

葉向高明

世以范蠡勝于伍員殆未必然蠡報君讎員報父讎事稍相近然而爲員難爲蠡易員無尺土借力于他人蠡則有越國焉與其君共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其勁蹙越若承蜩然蠡不能抗也當是時句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存其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殺人之父而乞憐于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聽而得奮其謀卒逞志焉此天之厭吳而昌伯禹之後也非忠於謀國者所宜蹈也使夫差不甚愚伯嚭不甚賣國員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即成而句踐入吳不過甬東之繫囚耳必不得歸也即歸而吳母伐齊母連兵潢池舉國而聽員蠡雖智必不能沼吳也凡吳之亡皆吳自亡非蠡亡之且以句踐之憤用休息生息之越乘疲敝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爲之謀皆可以得志何必蠡哉吳越春秋者蠡諸奇謀大率如後世所傳六壬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策至於嘗糞驗疾尤出無聊以越之強盛蠡不能悉力佐句踐抗吳使蒙辱至此反稱奇焉吾不信也人臣之義當國患難則



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宜姑徐徐焉以其國與君為孤注而僥倖於萬一陳平之安劉亦大類此危矣危矣員謀楚則楚覆謀越則越傾寧獨忠孝其機權智畧春秋無兩矣鑄鏤之賜蓋以死報吳而或以此為員病謂不能如蠡之全身嗟夫此皆與于不忠之甚者也

評 人言蠡智於員此言員智於蠡吳許行成幸耳非智也後吳之自亡亦非蠡之智也員之謀楚謀越何智如之後為吳死以報吳也非不智也反覆辯論可為定案

智伯

設漁者對

柳宗元

唐

智伯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

臨趙且有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群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而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若何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鱖鱣鰻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鱗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懼環坻淑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群蛟



震蕩大海嶺掉巨島一吸而食若舟者數

十勇而才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王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魚異魴鱣鱸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地侵人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膾其肉剗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鯢鯀遺胤莫不備俎

且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厭驅韓魏以爲群蛟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晉陽其自動矣而主乃敖然以爲咸在杌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曾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魚鱣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評

文類戰國策



豫讓

賈誼漢

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子不爲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爲報之深也對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胡此一豫讓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豫讓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

損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爲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讎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夫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劔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



紕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亾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亾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劔之死死于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劔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

視伯之危亾猶越人視秦人之瘠肥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旣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之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覩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評 以段規任意例豫讓則讓有餘愧矣

豫讓

何景明

明

士之爲士其自立必有非人之所能變者讓視范中行氏智伯之所遇而爲之報未見其能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不我知若何苟焉事之旣事之其可苟然去其所事我當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其亂救其亡何以當其所遇瑤之不仁輔果能知



之韓魏之必反絺疵能知之而讓頤弗能知何以稱國士韓之  
喜志憂色讓其知之而言之矣讓言而智伯弗聽智伯之遇讓  
非知讓也而讓弗以死諫又弗去何也讓惡夫人臣懷二心以  
事君者讓之事其君也君遇以衆人即報以衆人君遇以國士  
始報以國士非二心耶君子於其所不安不能一朝居也讓之  
去范中行氏而事智伯豈君子之所能安者耶天命不可知方  
來之事會於天不在已使讓而死於范中行氏已滅之際智伯  
未亡之前狗彘之行吾不能爲讓頃刻而瞑目也而論者以讓  
之事足爲委質事人之法今有人焉食人之食而不死其事問  
之則曰彼衆人遇我我不得爲國士之報也而可乎今之論讓  
者曰人惟無所爲而爲者其善必誠其心必盡而讓非其人也  
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貴於讓知而不言非所以望讓言而  
智伯弗聽則智伯之遇讓也不過利祿之優異於范中行氏之  
所遇耶讓之爲之報仇之深也其義誠是其心亦特不忘其利  
祿之優異而有激於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爲將以愧天下後世  
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茲豈非爲名譽而爲善之人哉  
刺客傳讓吾無用讓子長之說矣

評 胡致堂嘗曰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其如全社稷定  
劉氏之言何正是此意何乃不以責讓而又深與之耶  
雖然提劍三躍襄子卒不旋踵讓之志伸而節亦偉矣



豫讓論

馮時可明

豫之死智伯也皎然其志烈士哉先賢之論讓也以為不移其  
伏劍之死死於請地之日袖手傍觀坐待成敗及智伯既死而  
乃不勝血氣之倖倖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不可以為國士愚以  
為讓蓋失所事也非失所死也晉國之法大臣始亂者死范中  
行始亂而逐趙鞅至移戈以伐定公天下之惡一也讓何見而  
事之乎智伯奪中行故地合四卿以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  
惡又浮於中行矣讓又何所見而改事之乎及其已事智伯而  
當國士之遇則其求強智伯也求死智伯也皆臣節也韓魏之  
地中行之地也非天子之命地也非晉公之分地也不假鏤紘

不資鬻釀而請乞以詞在智伯猶為抑其銳也其銳不單而可  
以廣地伸威人臣之效於主者皆然讓何自苦而以死爭也趙  
氏智氏代主晉政而爭為雌雄非智滅趙則趙滅智矧無郵之  
忍詢其必為智氏之戎首則伯之不容已於先發也晉陽之不  
浸者三版爾趙之為趙宛轉於智伯之掌矣藉此襄子無三神  
之助無孟談之說也是又且中行趙也趙亡韓魏必隨而亡亡  
三子智伯不且為諸侯乎以國士遇而以諸侯報讓之心也又  
何以死爭也若乃度敗於未形而圖安於未亡察機審微則天  
下士矣是豈智伯之臣哉為智伯之臣則亦惟強智伯而已矣  
死智伯而已矣強之不得則死之必得噫嘻其死也不死於行



間則不欲以卒死不死於委質則不欲以臣死以臣死則欺其志以卒死則泯其志而甘爲刑人以死甘爲漆身以死提劍三躍血裹子之衣而褫其魂其志不泯決於斯矣讓乎得所死矣得所死足以掩其失所事矣苟以其失所事而責其失所死則尾生之徒賢於烈士乎哉 評 論議風生讓有生氣

### 豫子論

郭子章

明

豫子忠矣烈矣世之人責之苛也曰錯盾弗二國士衆人奚以別爲又曰智伯忘備二國豫子曷以亡言又曰貴戚如智果去矣豫子非宗臣曷以不去嗟夫諫不諫未可知去則不可人以國士遇我而我秦越人視之自完得矣如君何孔子曰體群臣

則士報禮重孟子曰君視臣手足則報以腹心視臣犬馬土芥則報以國人寇讎而又何疑於豫子愚獨惜豫子有報讎之志而亡報讎之術以必成其志而竟陷於旤史遷不察至此荆聶彙爲一傳亦又足悲矣愚覩成事觀往故自古及今其報人而必成其志未有不因乎人者趙武報岸賈韓爲之因伍員報荆吳爲之因丕豹報晉秦爲之因最后子房之報秦也博浪一擊幾落於豫子之見而終能感夷祖龍祚不三世者所因者沛公也夫鴻毛至輜不能自舉飄之清風則上凌九霄何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人方屠我君父屋我宗社執燭薰烜疾如沃雪忽如畫塗而我持二手寸兵赴之是猶委牢飼虎投薪就燎蓋



物論  
需子之智而匹夫之剛矣愚意當時智伯雖亡智開智寬尚据城未下吾倚之主也輔果却疵俱亡國未死吾結之援也夫意未亡智即一成一旅亦可以覬復然不然天下大矣田齊嬴秦亡不可臣布以腹心仗其兵力以成趙武伍員丕豹子房之功是未可知即不濟而後以死繼之未晚也昔吳敗楚於柏舉莫敖大心曰吾將深入吳軍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憂社稷楚冒勃蘇曰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庭秦王屬之兵革敗吳而存楚嗟乎子猶議夫豫子之以一卒効也

評

為豫子策報讎得勝筭矣餘事無論也

四卷終



